

我乡我土

山为城阙 民之福气

□ 李焕有（李村苇园）

生活在洛阳，是幸福的。夏天没有火炉般的奇热，冬日没有冰窟般的寒冷，春季暖风和煦，秋天清爽舒适……有这么宜人的气候环境，我们要感谢上苍的恩赐；几条温驯清澈的河流，几座高度刚刚好的山峰，居于“天下之中”的位置。

我常常坐在万安山上凝望，市区内土地平坦，道路阡陌井然，高楼、厂房错落有致，行人、绿植互融，伊河、洛河似银色的飘带增添着城市的浪漫。

脚步在山顶公园内移动，城市之景随行而变。登上望嵩亭，坐在木凳上，由近而远望去，委粟山山形虽失，山顶平台仍在。平台之上，兀立的石柱，似福佑苍生的老者，沉默而不乏坚韧。越过委粟山，笔直宽阔的汉魏大道向北延伸。这条大道，带着我的思绪通向历史的记忆，穿越时空，进入两千年前的汉魏帝国。

身穿汉服，手捧卷帙，跨进宣阳门，走在铜驼大街上，与曹植探讨《洛神赋》中宓妃的故事，欣赏蔡邕大儒的石经艺术，反思司马家族的阴谋和弄权之术，体味刘氏皇权的富民心理……蓦然回首，抬头南望，委粟山稳重庄严，山顶上皇帝祭天的乐声萦绕在耳畔。祭天为封，祭地为禅。敬畏天地，祈福百姓。

眼神越过“天坛”，万安山祖师庙与闻道峰耸立左右。史书记载，此峰为皇城之阙。阙，皇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的单体楼房。

嵩山之中，中岳庙前，有太室阙；少室山庙前，有少室阙；万岁峰下，启母庙前，有启母阙。史称“汉三阙”，现为世界文化遗

产。人为之阙，岁月侵蚀，残缺斑驳，不见踪影者多矣。汉魏皇城，以万安山主峰为阙，乃万世长存。

阙，礼制的标志。建筑消失，预示着国家的消亡。山阙长存，汉文化绵延，汉族人丁兴旺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，是山阙的保护，是山阙的福佑。

敬佩洛阳城设计者的智慧。汉魏建城，以万安山最高双峰为阙；隋唐建城，以龙门峡谷之两崖为阙。风雨两千年，城阙还在，洛阳城故事可赞可叹。岁月十三朝，城阙犹存，洛阳人民的风采能书能写……

我生在汉魏皇宫的山阙之下，几十年间，无数次地仰望阙峰，那是我生命中的感情之峰，犹如我的臂膀，坚石为骨骼，柔水是血脉。骨骼，我深感它的坚强；血脉，我体味它的温度。人生有收获的时候，笑望阙峰，感恩它赋予我力量和智慧；福分、祸之所伏；人生陷入低谷的时候，默视阙峰，感恩它给予的启迪和动力；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。

万安山，我的福山！

近日，我又登上万安山。山岚，流淌峰谷，藏在村中，凝在枝头，飘在天空，和着鸟鸣……美景使我驻足，留宿山顶。

山顶的夜空诱人，北极星纯净明亮，勺子七星错落有形，狮子座妙趣怡然。月亮温润安静，不遮繁星之光，不争苍穹之高。星月各就其位，繁星不因其微而戚戚哀哀，月亮不因其大而唯我独尊。



水墨伊滨

陈建波 摄

岁月如歌

老磨坊

□ 徐湘婷（诸葛上徐马）

那日，母亲打电话来说面磨好了，让我得空了回家取。我说：忙，不回去了，我这儿有面，都没地儿搁了。母亲说：那买的面哪有你柱子叔家磨的面好吃啊。母亲的一句话让我忆起我那万安山下的老家，还有柱子叔的老磨坊……

记忆里，我不曾见过石磨磨面，柱子叔的磨坊是早就换成电磨的了，想当年，也算得上是小山村里的一大壮举了。记得那时，父亲长年在外地工作，家里没有壮劳力，对于独自拉扯着仨孩子的母亲来说，磨面虽不似焦麦头天割麦打场那般焦灼劳顿，可也不是个小事。每到这时，我们必得大人娃娃齐上阵。我们兄妹仨先帮着母亲把麦子从粮食缸里一瓢一瓢地舀出来，再由母亲一簸箕一簸箕地簸干净，还得细细地挑捡一遍碎石杂物，母亲这才点头准许装袋装车。尽管麦子收仓时早已扬过筛过簸过了，可是母亲总还要再细细清拣一遍。母亲总是絮叨着：可不敢混进了小石子，会坏了机器的。于是，我们常常是趴在簸箕上把俩眼珠子瞪得生疼，只差把麦粒当石子往外丢了，这才把拣干净的两袋麦子分装成三小袋，连拖带拽搬到吱吱嘎嘎的架子上面，由母亲拉着，我们仨娃在后面推着，拉去柱子叔家的磨坊里磨面。

柱子叔家的磨坊不大，是就着大门外的一堵院墙搭盖出来的一小间房，门里门外长年一层白，就像是落了一场薄雪，一踩一个小脚印。柱子叔是一个极寡言极和善的人，手头没活儿的时候，总是迎出来帮着把麦子扛进去，上秤称过后，拎起来一扬手倒进一口大大的铁锅里，洒进些许的清水，用一把木锨不停地翻搅着，记得这叫做“润麦”，村里人也叫“入数”。

我这时总是躲得远远的，唯恐走近了会一不小心跌进那口大铁锅里就再也爬不上来了。磨坊只有一扇四个格子的小木窗，透进一束黄晕幽微的阳光，那些飘浮着的微尘就跳起了一场碎金般的小舞。我总是在这当儿，瞪大好奇的眼睛追逐光束里飞舞着的影。

“润麦”完成了，柱子叔会根据季节天气的不同告知母亲来磨面的时间，母亲就带着我们仨回家了。回去的时候，只要不是上坡路，

至爱亲情

奶奶

□ 曾会智（诸葛马村）

奶奶从小缠足，没上过学也不识字，但她的记性特别好，口算能力很强，账目特别清。据父亲说，有一次奶奶的口算竟然把生产队会计逼得认账。

爷爷常年在外做竹活，父亲转业到四川，叔叔英年早逝，家里缺少男劳力，是奶奶带着母亲和婶婶，领着我们堂兄妹六个孩子一起过日子的。

当年，家里生活很是清苦，吃饭是家里的头等大事。奶奶蒸花卷馍、熬虚糕、熬红薯，压红薯面饅络，甚至挖野菜给我们吃，竭尽可能不让我们饿肚子。秋天里，奶奶会给我们每个孩子做个布口袋，用绳子穿进去，可以收口的那种。里面装上一些她收集晒干的南瓜子，那就是我们孩提时的美味坚果了。八月十五，奶奶会给我们蒸很漂亮的枣花馍，枣子是家里枣树上结的。每年腊八，奶奶用黄玉米面和白玉米面和成面，用手拍成块煮熟了吃，玉米面饼子很硬，真的不好吃，但奶奶笑着叫它“金铤子”和“银铤”。

当年三夏大忙时，生产队社员们需要连夜干活。按照队长安排，奶奶在家里支起灶火，带着一帮妇女为夜班社员烙油馍。我半夜醒来，听到院子里有人说话，灶火的光映红了整个院子，并通过了门缝照进我的卧室。最要命的是那烙油馍的香味随着“翻馍批”在鏊子上有节奏的碰撞声清晰地传进屋里来，实在是太诱人了。我蹑手蹑脚地起床，扒着门缝看看院子里面的动静，很想拉开门出去向奶奶要块馍吃，但终究没有越雷池一步，咽下口水，自觉上床继续睡觉。也许是自己胆小，但更多是家风传承，因为家里没有占便宜的行为。

女儿断奶时，我把她送到老家。过了些天，我思念女儿，就回家

妈妈年轻时是个美人，能嫁给爸爸，是因为书。据妈妈说，她无意翻看爸爸的书，立刻就被上面潇洒的字迹吸引了，没有多犹豫，就嫁给了爸爸——她觉得，一个在那样荒寒的年代里，喜欢看书又能将字写得那么漂亮的人，一定是个知书识礼爱妻爱子的人。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。

爸爸妈妈结婚后，家里就有了哥哥和我。小时候，去同学家里玩，我最惊讶的是，他们家里居然没有书柜！这在我看来最正常的事儿，他们只觉得理所当然：为什么要有书柜？我无言以对，只在心底呐喊：家里怎么能没有书柜呢？没有书，怎么可以？

我们家书柜，那是爸爸亲手做的。下面可以收纳图书，上面有三层书架，书架上整整齐齐码着各种书籍。爸爸很爱惜那些书，在每一层书架外面还安了推拉玻璃。

我的书放在最底层。有我最早的启蒙读物，爸爸给我买的小连环画《布雷斯塔警长》《倒拔垂杨柳》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《董存瑞》等，我更喜欢看最上层爸爸的书。那是爸爸成人考试用的书，很多本，有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，很好看。爸爸看，我也看，我们俩就围坐在屋子当中的小方桌前，一人一本慢慢看。

十几岁时，我对书简直喜欢到了痴迷的地步，宁可春节不买新衣服，也要省下钱去买书。于是《与青少年谈庄子》《穆斯林的葬礼》《沙与沫》等书都被我买了回来。

工作后，经人介绍认识了男朋友。他第一次来我家时，我发现他居然拿起我桌上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看了半天！我也爱看书，但远没有到那个地步——什么人能看字典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？！就这一点，我觉得行，就得找一个爱书的人，和我一起读书，不然人生漫漫多枯燥多无聊啊！果然，恋爱时，他送的最多的礼物就是书：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》《哈利波特全集》，还有诗歌《当你老了》……

结婚后，我发现丈夫家也有一个书柜，和我家的大同小异——是公公亲手做的，漆成了黄色，也是三层。里面放着《醒世箴言》《三言二拍》《施公传奇》等古典书籍，以及丈夫的各类大学专业书籍、本科自考书籍等。在那一刻，我终于确定，这就是我的家。

有了儿子后，我就开始思考怎么培养儿子的阅读习惯。我在家里的书柜上做了个手工版面，上面是我和儿子手工剪的几个字：我阅读我快乐，下面是两张表格：妈妈阅读书目、康康阅读书目。每读一本书，我就记录上书名，儿子从《小松鼠的家》《掩耳盗铃》谈起，慢慢读《笑猫日记》《装在口袋里的爸爸》，小学毕业时已经读了几百本书。

等儿子爱上阅读，我不用多费心讲解了，我们俩就一起读，爸爸回来了，我们仨一起读。窝床上，或者沙发上，或者坐在餐桌旁，晒在阳台上，我们伴着柔柔的音乐，美美地阅读。

女儿出生后，我们给她买了很多的绘本书，女儿看，儿子也看。有时候我们没空了，儿子会给女儿讲绘本……

现在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读书目录，举办了家庭每月阅读大赛、年度阅读大赛，有时会举办家庭读书会、诗歌朗诵会，制作阅读书签，或者办阅读手抄报，正在尝试进行长短期阅读计划、建设读书档案……

耕读传家久，诗书济世长。因书结缘，以书传家，读书，早已成了烙印在我们一家人灵魂深处的文化基因，成为我们不言自明的家风家训。我们且读且歌，让书香薪火相传，世世代代都做读书人。

诗 作

三棵果树与两只鸽子

□ 百定安（李村武屯）

院中有两棵枣树，一棵葡萄树。屋檐下，有一只白鸽子和一只灰鸽子。

近阳光的枣先熟。我爱吃青涩泛红的那种。爽朗，脆甜，“咔嚓”，咬出一个秘密的枣核儿。

无籽葡萄，吊在密麻的竹架下。从小到大它们都一身翠绿。有几次我看到，蜜蜂绕着它们歌舞。

鸽子有充足的玉米粒吃。饥饿年代它们整日跳跃着，练习浑厚的共鸣腔。

或者，坐在屋脊上看炊烟弯来弯去。

半年后，它们还是飞走了。

父亲没有解释。他原来说鸽子是很忠实的东西。

大的一棵枣树，后来打成一辆架子车我用它拉过粮食，拉过青草和饲料。家人用它拉过垂死的伯母。

但葡萄树死于何时我一无所知。母亲去世多年，它也许久不再结果。

而那时我已离开家乡被命运之手先期摘走。

家风故事

书缘

□ 百瑞平（李村武屯）